

之中學以心聽之下學以耳聽之

孫卿子曰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聞先王之道言不知學問之大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肢乎動靜小人學出乎口入乎耳耳目之間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

鹽鐵論曰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雖

有賢師良友若晝暗鏤冰費日損功故良師不能飾成施澤香不能加嫫母

說苑曰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

已暮矣對曰暮何不炳燭乎臣聞少而學者如日出之陽壯而學者如日中之光老而學

者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平公曰

善哉

論衡曰手中無錢而之市決貨貨

主必不與也夫胷中無學亦猶手中無錢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四

書四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

書五
唐玄奘撰

破邪篇第六十二 二部

述意部第一

蓋聞三乘啓轍諸子免火宅之災八正開元群生悟無爲之果是故慈雲降潤不別方蘭慧日流輝寧分岸谷且立教垂範盡妙窮微

詐反側駕情慢下徒卧反妄滑上古頰反謔勃諭勃反反偃於懷反惋鳥貴憇去反窠窠音譏反咸騎咸騎音奔

發志生情難量叵測雖周孔儒術莊老玄風
將欲方茲迥非倫擬其有帝代賢士今古明
君咸共遵崇無乖敬仰欲使玉璣異價涇渭
分流製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
染俗之自然興因果之正路挫邪智之虛角
壯異見之妄言求珠之寶心開觀象之僞識
正自非德均真際體合無生豈能契此玄門
發之一實者也

引證部第二 如增一阿含經云尔時有長
者名阿那邠邸其家大富不可稱計尔時滿
富城中有長者名曰滿財亦大富饒財復是
邠邸少小舊好共相敬愛邠邸長者恒有千
萬寶貨在滿富城中販賣使滿財長者經紀
然滿財長者亦有數千万寶在舍衛城中販
賣使邠邸經紀是時邠邸有女名湏摩提顏
貌端正如桃華色世之希有爾時滿財見修
摩提文端正見已問邠邸曰此是誰家女邠
邸報曰是我所生滿財曰我有小息未有婚

對可適貧家不時邠邸報曰事不宜尔滿財
問曰以何等故邠邸報曰種姓財貨足相訶
死所事神祠與我不同此女事佛汝事外道
以是之故不赴來意滿財報曰我等所事自
當別祀此女所事別自供養邠邸報曰我女
設當適汝家者彼此各出財寶不可稱計滿
財問曰汝今索幾許財寶邠邸報曰我今湏
六万兩金是時長者即與六万兩金邠邸以
方便前却猶不能使止語彼長者曰設我嫁
女當往問佛若有教勅我當奉行是時阿那
邠邸即往至世尊所白世尊曰湏摩提文為
滿富城中滿財長者所求為可與不世尊告
曰若湏摩提文適彼國者多所饒益度脫人
民不可稱量聞已禮退還至家中共辦飲食
與滿財長者滿財問曰我不用食但嫁女與
我不耶邠邸報曰欲爾者便可却後十五日
使兒至此作是語已便退而去是時滿財長
者辦具所湏乘寶羽之車從八十由廷內來

朱五十五

邠邸復莊嚴已女乘寶羽之車將女往迎中道相遇滿財得女便將至滿富城中人民之類各作制限若此城中有女出適他國者當重刑罰若他國娶婦將入國者亦重刑罰尔時彼國有六千梵志國人所奉制限有言犯者當飯六千梵志長者自知犯制即飯六千梵志梵志所食純食豬肉及重釀之酒又梵志所著衣服或被白疊或被毳衣以衣偏著右肩半身露現即白時到入長者家長者見來膝行前迎恭敬作禮竄大梵志舉手稱善攝長者頃往詣座所各隨坐訖時長者語湏摩提文曰汝自莊嚴向我師禮湏摩提文報曰止止大家我不堪任向裸形人禮長者報曰此非裸形但所著衣是其法服湏摩提文報曰此無慚愧之人皆共露形有何法服之用世尊所說世人所貴有慚有愧若無此二則尊卑無異共豬犬無別我實不堪向作禮拜時湏摩提夫語其婦曰汝今可起向我師

作禮此諸人等皆是我所事天婦報曰且止我不禮此無慚愧裸形人令我向驢大作禮夫曰勿作是言自護汝口勿有所犯此非驢非狗但所著之衣正是法衣是時湏摩提文涕零悲泣顏色變異並作是說寧斷命根終不墮此邪見之中時六千梵志各共高聲何朱五十三故使此婢罵詈乃余是諸梵志已食少多便去是時滿財長者在高樓上煩冤愁惋我今取此來便為破家辱我門戶時有梵志名曰備跋得五神通往長者家上高樓上與長者相見梵志問長者曰何故愁憂長者報曰昨因爲兒娶婦具說前緣梵志報曰此女所事之師皆是梵行之人今日現在甚奇甚特長者問曰汝爲外道異學何故歎譽沙門釋子有何神德有何神變梵志報曰欲聞神德今粗說原此女所事之師竅小弟子名曰均頭沙彌飛來詣阿耨達泉洗垢之衣阿耨大神天龍鬼神皆起前迎恭敬問訊善來人師可

就此坐却後坐食竟盪鉢在金案上跏趺正身次第入九次第定是時天龍鬼神與蹋洗衣舉著空中而暴使乾時彼沙弥收攝衣已便飛在空還歸所在長者當知竇小弟子有此神力況竇大者何況如來至真正覺而可及乎是時長者語梵志曰我等可得見此

女所事師乎梵志報曰可還問此女是時長者問湏摩提女曰吾今欲得見汝所事師能使來不女聞歡喜不能自勝願時辦具飲食明日如來當來至此及比丘僧長者報曰汝今自請吾不解法是時長者女沐浴身體手執香火上高樓上又手向如來而歎之曰諸變不可計皆使立正道我今復值瓦唯願尊屈神余時香如雲懸在虛空中遍滿祇洹舍住在如來前諸釋虛空中歡喜而作禮又見香在前湏摩提所請雨諸種種華而不可計量悉滿祇洹林如來笑放光余時世尊告諸神足比丘大

目連大迦葉阿那律乃至均頭沙弥等汝等以神足先往至彼城中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是時衆僧使人名曰乾荼明日躬負大釜飛在空中往至彼城遼城三市詣長者家是時均頭沙弥化作五百華樹色若干種皆悉敷茂是時般特化作五百頭牛衣毛皆青在

卷五十五

四

七

中止坐往詣彼城余時羅雲復化作五百孔雀色若干種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迦延那化作五百金翅鳥極為勇猛在上坐往詣彼城余時優毗迦葉化作五百龍皆有七頭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湏苦提化作琉璃山入中跏坐往詣彼城余時大迦旃延復化作五百鶴色皆純白往詣彼城是時離越化作五百虎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阿那律化作五百師子極為勇猛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大迦葉化作五百疋馬皆朱尾金銀交飾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目連化作五百白鳥皆有六牙七處平整金銀交飾在上坐往詣彼城

如是現神皆遠城三而往長者家是時世尊以知時到在虛空中去地七刃阿若拘隣在右舍利弗在左阿難在後而手執拂千二百弟子前後圍遶如來在中及餘諸天帝釋諸王皆現神變悉在至中作唱伎樂數千万種雨衆天華散如來上舍衛城內人民皆見如來在空去地七刃皆懷歡喜不能自勝是時滿財長者遙見如來相好猶如金聚放光明以偈問湏摩提女湏摩提女復以偈報之天人梵志皆自歸命是時六千梵志見如此神變各相謂言我等可離此國更適他土猶如禽獸各奔所趣是諸梵志聞如來響各各

五

卷五

摩提交及八万四千人皆由久遠迦葉佛所四事供養一施二愛敬三利人四等利不墮貧家當來之世亦當復值如此之尊使我莫轉女身得法眼淨是時城中人民聞哀愍王女作如此誓願人皆隨喜此願余時哀愍王者今湏達長者是余時王女者今湏摩提交是余時國土人民之類者今八万四千人是由彼誓願故今值我身聞法得道又智度論云有梵志名長爪別經梵云是闍浮提大論議師言一切論可破一切言可壞一切執可轉無有實法可信可恭敬者舍利弗舅摩訶俱緋羅與姊舍利論議不如俱緋羅思惟念言非姊力也必懷智人寄言母口未生乃余及生長大當如之何思惟是已生憍慢心爲時天地大動諸神散華諸長者家就座而坐世尊漸與長者及八万四千人民說戒施生天之論訶欲不淨出家爲要各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皆自歸三寶受持五戒此湏

今此諸人復見輕辱爲是二事故自作誓言
我不剪爪要讀十八種經書盡人見爪長因
号長爪梵志是人以種種經書譏刺是非破
他論議譬如大力狂鳥唐突蹠踴無能制者
如是長爪梵志摧伏諸論師已還至摩伽陀
國王舍城那羅陀聚落至本生處問人言我
姊生子今在何處有人語言汝姊子者適生
八歲讀一切經書盡至季十六論議勝一切
人有釋種道人姓瞿曇與作弟子長爪聞之
即起憍慢生不信心而作是言如我姊子聰
明如是彼以何術謗誑剃頭作弟子作是語
已直向佛所 尔時舍利弗初受戒半月佛
卷五十五

不受是見受不佛所質義汝已領之耶見毒
熾令出是毒氣言一切法不受是見汝受不
余時長爪如好馬見鞭顧影覺畏便著正道
長爪梵志既得佛語鞭影入心即棄貢高慚
愧低頭如是思惟佛置我兩處貧門中若我
說是見我受是負處門鹿故衆人所共知云
何自言一切法不受今受是見此現前妾語
是鹿負處門多人所知第二貧處門細我欲
受之以少人知故作是念已答佛言瞿曇一
切法不受是見亦不受佛語梵志汝不受一
切法是見亦不受則無所破與衆人無異何
用自高而生憍慢如是長爪不能答佛自知
己墮貧處即於佛智起恭敬信心自思惟我
墮負處世尊不彰不言是非不以爲意佛心
柔軟第一清淨得大甚深寂可恭敬無過佛
者佛爲說法斷其邪見即於坐處遠塵離垢
得法眼淨是時舍利弗聞是語時得阿羅漢
是長爪梵志出家作沙門得阿羅漢

卷五十五

又佛說乳光佛經云時佛世尊適小中風當湏牛乳余時維耶離國有梵志名摩耶利爲五万弟子作師復爲國王大臣人民所敬遇豪富貪嫉不信佛法但好異道於是佛告阿難持如來名往到梵志摩耶利家從其求索牛乳漣來阿難受教著衣持鉢到其門下梵志摩耶利適與五百上足弟子欲行入宮與王相見時即出舍值遇阿難因問言汝朝來早欲何所求阿難答曰佛世尊身小不安隱使我索乳梵志默然不報自思惟念我若不持牛乳與謂我慳惜適持乳與諸餘梵志便復謂我事瞿曇道進退惟宜雖余當指授與惡牛自令構取當使殺折辱其道便見捐棄我還爲人所敬若不得乳明我不惜謀議是已即告阿難牛朝已放在彼塹裏汝自往構摩耶勒兒汝將阿難示此牛願慎莫爲捉時五百弟子聞師說是悉大歡喜 余時維摩詰來欲至佛所道經梵志門前因見阿難

即謂何謂晨朝持鉢住此欲何求索阿難答曰如來身小中風當湏牛乳故使我來維摩詰即告阿難莫作是語如來正覺身如金剛衆惡已斷但有諸善當有何病默然行矣勿得外道誹謗如來無使天龍神等得聞是聲十方菩薩阿羅漢得聞此言轉輪聖王尚得自在何況如來阿難勿爲羞懃索乳疾行慎莫多言阿難聞此大自憇懼聞空中有聲言是阿難如長者所言但爲如來於五濁世示現度脫一切三毒之行故時往取乳向者雖摩雞有是語莫得羞慙於是五百梵志聞空中聲即無狐疑皆大踊躍悉發無上正真道意 余時摩耶利內外眷屬及聚邑中合數千人皆隨阿難往觀惡牛阿難即住牛傍自念言今我所事師法不得自手構乳語適竟第二忉利天帝便從天來化作季少梵志被服因住牛傍阿難見之心用歡喜謂言季少梵志請取乳漣即答阿難我非梵志是天帝

釋我聞如來欲得牛乳故來到此阿難言天帝位尊何能近此腥穢之牛帝釋答曰雖我之豪何如如來尊尚不厭僕建立功德何況小天阿難報釋爲我取乳唯願用時釋應曰諾尋即持器前至牛所時牛靜住不敢復動其來觀者皆驚怪之余時帝釋而說偈言

今佛小中風 汝與我乳漚 令佛服之瘥
得福無有量 佛尊天人師 常悉心憂念
增飛端動類 皆欲令度脫
余時犢母即爲天帝釋說偈言

此手撫摸我 何一快乃余 取我兩乳漚
置於後餘者 當持遺我子 朝來未得飲

雖知有福多 作意當平等

於是犢子便爲母說偈言

我從無數劫 今得聞佛聲 即言持我分
盡用奉上佛 世尊一切師 甚難得再見
我食草飲水 可自足今日 我作人已來
飲乳甚大久 及在六畜中 亦余不可數

世間愚癡者 亦甚大衆多 不知佛布施
後因悔無益 我乃前世時 慢貪坐祇突
復隨惡知友 不信佛經戒 使我作牛馬
至于十六劫 今乃值有佛 如病得醫藥
持我所飲乳 盡與滿鉢去 令我後智慧
得道願如佛 言 未至十五 時天帝釋即取乳滿鉢阿難

得乳意甚歡喜於是梵志從邑中來者聞此牛子母所說皆共驚怪此牛弊惡人不得近日何故柔善乃余想是阿難所感發耳瞿曇弟子尚能如此何況佛德威神變化而我等不信其教時梵志男女合萬餘人皆悉踊躍遠塵離垢逮得法眼阿難持乳還至佛所具白所由佛告阿難實如牛子母所說此牛子母乃昔宿命時曾爲長者大富饒財復慳不施不信佛戒不知生死常喜出財外人從舉日月適至喜多責息無有道理既償錢畢復誇羣人言其未畢但坐是故墮畜生中十六劫今聞我名歡喜者何畜生之罪亦當畢

是此牛子母却後命盡七反王兜術天及梵天上七反生世間當爲豪富家不生惡道所
在常當通識宿命當供養諸佛燒香持經牛
母從是因緣更後當值見弥勒佛作沙門精
進不父得羅漢道犧子亦當如是上下二十
劫竟當得作佛号曰乳光牛母之子俱得度
脫會中五百長者子悉發無上道意三十八
百梵志應時得須陀洹道。又佛說心明經
云佛遊王舍城靈烏山與五百比丘四部衆
俱往之一縣而行分衛諸天龍神追於上侍
到梵志館門外而住佛放大光明普照十萬時
梵志婦執爨炊飯見光明照身身得安隱解懼
無量還顧見佛端正殊好倍加踊躍重自惟
忖今得覩佛及衆弟子誠副宿願欲以食饌
奉進正覺隱察愚夫不信道德志存邪疑見
妾所施必興結恨不得由已當如之何便即
撥飯取汁一勺以用上佛佛以威神鉢中自
然有百味食佛時達嚙口歎頌曰

假以馬百疋 金銀校鞍勒 持用惠施人
不如勺飯汁 設以七寶車 載滿諸珍琦
勺飯汁施佛 其福過於彼 若施白象百
明珠瓔珞飾 供佛一勺汁 其福超彼上
如轉輪聖王 普賢王女后 端正無有比
七寶瓔珞身 如是之妙類 其數各有百
書卷五十一
悉以配施人 不如一勺汁

於是梵志靜住而聽聞佛所歎心懷疑惑前
問佛言一勺飯汁何所直耶而乃稱讚若干
寶施而云不如一勺汁施斯之飯汁不直一
錢然乃咨嗟若干億倍孰當信哉於是世尊
尋即顯露廣長之舌以覆其面上至梵天告
梵志曰吾從無數億百千劫常行至誠乃獲
斯舌寧以妄語能致之乎吾欲問卿至誠答
之曾頗徃返舍衛羅閱中路有樹名臘拘類
蔭覆人衆五百乘車乎對曰唯然有之曾所
告梵志卿真兩舌實如芥子樹何大乎對曰

審余不敢欺也佛又告曰種如芥子生樹廣

大地之生植適無所置所覆弥廣何況如來

無上正覺無量福會普勝者哉大慈弘哀無

所不濟以饌供獻功祚難計梵志默然無以

加報佛告阿難斯婦壽終當轉女像得爲男

子生于天上下生爲人解深妙法却十三劫

當得作佛名曰心明如來梵志意伏五體投地剋心自責歸命於佛加恩矜攝令得出家

佛即納受以爲沙門佛講四諦漏盡意解

又涅槃經云爾時十仙外道欲共佛揔試神力阿闍世王報外道云汝等今者欲以手爪抱湏弥山欲以口齒齧金剛諸大士辭如

書

卷五十五

愚人見師子王飢時睡眠而欲寤之如人以

指置毒蛇口如欲以手觸灰覆火汝等今者

亦復如是善男子辭如野狐作師子吼猶如

蚊子共金翅鳥捕行遲疾如羌渡海欲盡其

底汝等今者亦復如是汝等今者興建是意

猶如飛蛾投於火聚汝隨我語不復更說

又大莊嚴論時憍尸迦向外道說偈言

外道所爲作虛妄不真實猶如小兒戲

聚土作城郭醉鳥踐蹈之散壞無遺餘

佛破諸外論其事亦如是

又百喻經云昔有愚人煮黑石蜜有一富人來至其家時此愚人取石蜜漿爲富人煮即

於火上以扇扇之望得使冷傍人語言下不止火扇扇不已云何得冷余時人衆悉皆嗤笑其猶外道不滅煩惱熾然之火少作苦行臥棘刺上洮糠飲汁斷穀自餓五熱炙身而望清涼寂靜之道終無是處徒爲智者之所怪哂受苦現在殃流來劫又百喻經云昔

有愚人其婦端正情甚愛重婦無真信後於中間其他交往邪淫心盛欲逐傍夫捨離已墮於是蜜語一老母言我去之後汝可賣一死婦女屍安著屋中語我夫言云我已死老母於後伺其夫主不在之時以一死屍置其家中及其夫還老母語言汝婦已死夫即往

視信是已婦哀哭懊惱大薪薪油燒取其骨
以囊盛之晝夜懷狹婦於後時心厭傍夫便
還歸家語其夫言我是汝妻夫答之言我婦
久死汝是阿誰妄言我婦乃至二三猶故不
信如彼外道聞他邪說心生惑著謂爲真實
求不可改雖聞正教不信受持 又百喻經

云昔有二估客共行商賈一賣真金其第二
者賣兜羅錦有他買真金者燒試之第二估
客即使偷他被燒之金裹兜羅錦時金熱故
燒錦都盡情事既露二事俱失如彼外道偷
取佛法著己法中妄稱己有非是佛法由是
之故燒滅外典不行於世如彼偷金事情都

卷五土香

現亦復如是 又百喻經云過去之世有一
山羌偷王庫物而遠逃走余時國王遣人四
出推尋捕得將至王邊王即責其所得衣處
山羌答言我衣乃是祖父之物王遣著衣實
非山羌本所有故不知著之應在手之者著
於腳上應在脣者反著頭上王見賊已集諸

臣等共詳此事而語之言若是汝之祖父已
來所有衣者應當解著云何顛倒用上爲下
以下爲上以不解故定知汝衣必是偷得非
汝舊物借以爲辭王者如佛寶藏如法愚癡
羌者猶如外道窮偷佛語著已法中以爲自
有然不解故布置佛法迷亂上下不知法相
如彼山羌得王寶衣不識次第顛倒而著亦
復如是 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形容端正
智慧具足復多錢財舉世人聞無不稱歎時
有愚人見其如此便言我兄見後還債言非
我兄傍人語言汝是愚人云何湏財認他爲
兄及其還債復言非兄愚人答言我以欲得
彼之錢財故認爲兄實非是兄人聞此語無
不笑之猶彼外道聞佛善語饕竊而用以爲
已有乃至傍人教使修行不肯修行而作是
言爲利養故偷取佛說化導衆生而無實事
云何修行猶向愚人爲得財故言是我兄及
還其債時復言非兄此亦如是 頌曰

卷五三

正邪乖昧 善惡異相征 大慈降梵志
乘空各變形 六千俱捨執 七衆各休憩
邪徒虛抗志 鏑腹浪求名 身子多才智
陵化照機庭 四辯無不可 六通奮英情
乘權摧異見 伏邪同幽冥 自知螢光劣
徒諱太陽精 感應緣略引六驗

辨聖真僞一

邪正相翻二

妄傳邪教三

妖惑亂衆四

道教敬佛五

捨邪歸正六

辨聖真僞第一 夫邪正交侵禍福繁雜自非極聖焉能開誘是以九十五種宗上界之天尊二十五諦計衆生之冥本皆陳正法咸稱大濟又有魯邦孔氏道禮樂於九州楚國李聃開虛玄於五岳各臣吏於機務並衢分於限域辯御乖張理路沉溺致令惑網覆心莫知投趣未若皇覺無私道濟群有幽顯歸心凡聖稽首辟天無二日國無兩君故天上天下俱唱獨尊三千大千咸稱正覺爲四生

之道首作六趣之舟航者也 故史錄太宰懿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非也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駁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知佛爲大聖也時緣未升故默而識之有機故舉然未得昌言其且致矣又後漢時史官傅毅開顯佛化造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金身丈六項有白光寢已問諸臣等傅毅對詔有佛出於天竺乃遣使往求脩獲經像及僧二人帝乃爲立佛寺蓋壁千乘万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高陽門上顯節陵所圖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經藏於蘭臺石室廣如前故

三寶篇述 傳云時有沙門迦禍摩騰竺法蘭位行難測志存開化深惜使達請勝東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喻物情崇明信奉帝問勝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答曰迦毗羅衛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也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

者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麁衆生無緣感佛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季或一千季或一千季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 傳去漢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正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可以表抗之其表略曰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八人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與西僧比較得辯真偽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勝乞除虛妄勑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四門五岳道

士各賈道經置於三壇帝御行殿在寺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柴荻和沉檀香爲炬遶經泣淚啓白天尊乞驗縱火焚經經從火化悉成煨燼五岳道士相顧失色大生怖懼南岳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太傅張衍語褚信曰卿等所試無驗朱五十五

吉

秀

即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褚信曰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素斯豈妄乎衍曰太上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子說有言教即爲妄也信聞默然不對時佛舍利光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遍覆大衆映蔽日光摩勝法師踊身高飛坐臥空中廣現神變于時天雨寶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咸悅歎未曾有皆遶法蘭聽說法要并吐梵音讚佛功德初立佛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有餘人出家四岳諸道士呂惠通等

人婦女二百四十人出家便立十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內安尼自斯已後廣遍天下傳有五卷略不備載有人疑此傳近出本無角力之事案吳書明費叔才有感死故傳爲實錄不虛矣 吳書云孫權赤烏四季有康居國沙門名僧會姓康來到吳國遂感舍利

五色光曜天鎰之逾堅燒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臣主驚嗟歎希有瑞爲立塔寺度人出家又以教法初興名爲建初寺下勅問尚書令闢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季佛教入漢既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季則一百七十季矣初永平十四年五岳道士與摩騰湊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感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岳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凌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 又曰孔丘李老得與佛比對不澤曰臣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

聖德不羣世号素王制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澹泊事乖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深改子爲經始立道學

書

朱子

文

卷之三

卷之三

勅令朝野悉諷誦之若以孔老二教遠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今見章疏似俗祭神酒脯茶琴之事吳主大悅以澤爲太子太傅 宋文帝高祖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達在位三十年嘗以暇日縱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辯措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答曰范泰謝靈運常言經典文本在俗爲政必求性靈真奧豈得不以佛理爲指南耶帝曰釋門有卿亦猶孔門之有季路

所謂惡言不入於耳也自是文帝致意佛經
卷不釋手

邪正相翻第二

邪惑問曰蓋聞釋迦生於天竺修多出自西
蕃名號無傳於周孔功德靡稱於典謨寔遠
夷所尊敬非中夏之師儒廣致精舍甲第當
衢虛費金帛福利焉在未若銷像而絕鑄鑄

貨泉可以無損毀經以禁繕寫廢僧以從編
戶竊謂益國利人興家多福也方外對曰察
斯濫濁非忠孝之道也夫忠臣奉國願受福
之無疆孝子安親務防災於未兆間多福之
因緣求之如不及覩速禍之萌茲避之若探
渴國重天地之祈祐於福也家避陰陽之忌

秀

朱五吉
忠
忌於禍也福疑從取禍疑從去人之情也忠
之道焉子乃去人之所謂殃豈是忠臣益國之計非孝子安親之方也若夫廢宗廟之粢盛加子孫之魚肉毀蒸嘗之
畿冕充僕妾之衣服苟求惠下之恩不崇安
上之福恨養親之費篋思廢養之潤屋如此

可謂忠孝之道乎夫三達之智百神無以
類其通十力之尊千聖莫足儕其大万惑盡
矣万德備矣梵天仰焉帝釋師焉道濟四生
化通三界拔生死於輪迴示涅槃於常樂周
孔未足擬議博施廣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
而無棄物可不謂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
不謂之聖乎夫體仁聖之至道者豈爲苟
欺之詭言哉靜而思之信逾堅矣至如立寺
功深於巨海度僧福重乎高嶽法王之所明
言開士之所篤勸若興之者增慶益國不亦
大乎敬之者生善利人不亦廣乎或小損而
大益豈非國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
非民之所當避乎臣無斯慎於其君非忠臣
也子無此慮於其親非孝子也邪惑問曰
佛法本出於西蕃不應奉之於中國余
方外對曰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
業曰殼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臣既有
之師亦宜尔何必取同俗而捨其異方乎師

以道大爲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爲勝不
計於遐迩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
遠方而棄其寶夫絕群之駿非唯中邑之
產曠代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
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
之毛羽物生遠域未可非珍佛出遐方柰何

獨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

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

夫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
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深矣何得局夷夏而計
親疎乎況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
中在於彼域不在於此方矣

大言邪惑問曰詩秀

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

夫萬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通化
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
乎詎感脩促乎來乎去也邪惑問曰佛是
妖魅之氣寺爲淫邪之祀豈堪中夏爲人師
之軌方外對曰妖唯作孽豈弘十善之化

書所未言以爲修多不足尚矣方外對曰夫
天文曆象之祕奧地理山川之卓詭經脉孔
穴之訣候針藥符呪之方術詩書有所不載
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
行用而多効焉又且周孔未言之物春蠶蠶無
窮詩書不載之法湛湛何限信矣書不盡言

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
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
代故揀字易曾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
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粒食火化之功
雖後作而非弊亦如幼噉藜藿長食梁肉少
爲布衣老遇侯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梁

朱五十五

九秀

故其士民營魑魅之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上古帝臣冠蓋人倫並稟教而歸依潛心以崇信豈容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觀妙知真使之然耳明主賢臣謀其德也凡百君子思其言也大士高僧慕其理也而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凡聖軌模人天師範理盡窮微福同真濟何聖能逾何道能加不荷其恩反作狂言 邪惑問曰夫父母之體不可毀傷何故沙門髡髮去蹻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耶 方外對曰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絞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槩而避死傷雷同而願賣髮割股納肝爲傷甚矣剃鬚落髮其毀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之咎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爲過湯恤蒸民尚焚軀以析澤墨敦兼愛欲廢足而至頂況夫上爲君父深求福利鬚髮之毀何足顧哉且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之道或

反經而合義則太伯其人也廢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爲飾反經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太伯可謂至德矣其何故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百越而得全乎三讓故太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沙門捨縉紳之容亦何傷於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家之衆善遺其君又以歷劫之深慶其爲忠孝不亦多乎謂善沙門爲不忠未之信矣邪惑問曰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瓦塔像余 方外對曰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摸寫尊形所用多途非獨泥瓦或雕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園之繡之亦在丹青縑素復謂西域士女遍從此物而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爲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木而育耶親不可忘故爲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像以表罔極之心用如在之敬欽聖仰

德何失之有哉若塔廟是泥木之像不可敬者則國廟木主之形亦不可敬耶夫以善遇者故亦以惡爲功矣邪惑問曰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尔方外對曰此又未思之言凶悖輒出斯語愚謂能仁設教皆闡淫虛之風菩薩立言專知桀紂之事以

實論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大寶災興妲妃之言周失諸侯禍由褒姒之喫三代之亡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斯尚矣佛之爲道慈悲喜捨然親等護物我俱齊恩德既弘賢愚慕上儼使羲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包籠弄泥癸辛之咎懲十惡以防禁向使桀弘少欲之教紂順大慈之道伊呂無所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可使鳴條免去國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汭之歌楚子無乾溪之歎然則釋氏之化爲益非小延福祚於無窮遏危亡於未兆邪惑問曰有之爲損無之爲益故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暴逆佛法

來到多興博亂尔方外對曰愚顛不思輒出凶誣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當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寧無慕逆殺戮姦宄作士命於臯繇檢抗孔熾薄代勞於吉甫而愚謂佛興慕逆法敗淳和專構虛言皆違實錄一縷之盜佛猶卷五十五

戒之豈長慕逆之亂乎一言之竟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惟佛之爲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爲褒豈止五刑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邪惑問曰天道無親頓成虛闊禍淫福善胡其爽歟因何捐替者翻享遐齡崇敬者無終厥壽計應蘊福延慶積惡招殃何乃進退銳精情狀皎然去取自垂若爲酬對方外對曰道教浮躁詎明三報儒宗握躰但叙一生故仲尼答季路曰生

與人事汝尚未知死與鬼神尔焉能事袁宏
後漢曰道家者流出於老子以清虛淡泊爲
主務善嫉惡爲教畜妻子用符書禍福報應
在一生之內此並區中之近唱非象外之遐
談所以荀悅碩疑史遷深惑至如唐虞上聖
乃育朱均瞽叟下愚是生有舜顏回大賢而
天絕商臣極惡而胤昌盜跖縱暴而福終夷
叔至仁而餓死張湯酷吏七世垂礪比干正
臣一身屠戮如此流例胡可勝言渠或致疑
故常情耳所以我之種覺獨号正遍知遐唱
二生廣敷三報欲使繁疑霧卷夙滯雲披玉
謔周陳金言備顯故經云有業現苦有苦報
有業現苦有樂報有業現樂有樂報有業現
樂有苦報或餘福未盡惡不即加或宿殃尚
存善緣便發如灰覆火豈得稱無若間尋聲
當知必有且夫善惡無爽狀麟闢以日虧報
應有歸等鯨亡而星現但察感通之分足明
善惡之懲也

妄傳邪教第三

竊聞白馬東遊三歲創茲而起青牛西遊二
篇自此而興或闡玄玄以化民或明空空而
救物驗之圖牒指掌可知所以發唱顯宗終
乎此世釋教翻譯時代炳然文史備彰黎民
不惑至如道家玄藉斯則不然唯老子二篇
李聃躬闡自餘經制皆雜凡情何者前漢時
朱五十五
王褒造洞玄經後漢時張陵造靈寶經及章
醮等道書二十四卷吳時葛孝先造上清經
晉時道士王浮造明威化胡經又鮑靜造三
皇經齊時道士陳顯明造六十四真步虛品
經梁時陶弘景造太清經及衆醮儀十卷後
周武帝滅二教時有華州前道士張賓詔授
本州刺史長安前道士焦子順一名道杭選
得開府扶風前進士馬翼雍州別駕李通等
四人以天和五年於故城內宇真寺抄攬佛
經造道家僞經一千餘卷時萬年縣人索胶
裝潢但見甄鸞笑道之處並改除之近如大
業末年有五通觀道士輔惠祥三年不言因

改涅槃經為長安經當時禁約不許道士出城門家見道士內著黃衣執送留守改經事發為尚書衛文昇所奏於金光門外勑令戮殺此是近事耳目同驗又甄鸞笑道論云道家妄注諸子三百五十卷為道經又驗玄都目錄妄取藝文志書名矯注八百八十四卷

為道經據此而言足明虛謬又至麟德元年西京諸觀道士郭行真等時諸道士見行真恩勸駁使假託天威惑亂百姓更相扇動蘭集道士東明觀李榮姚義玄劉道合會聖觀道士田仁惠郭蓋宗等揔集古今道士所作僞經前後隱沒不行者重更修改私竊佛經本簡取要略改張文句迴換佛語人法名數三界六道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三十七道品大小法門並偷安道經將為華典舊時道經祭醮並有鹿脯清酒今新改安乾棗香水但道經言辭拙朴雜惡處並以除却如大業年中五通觀道士輔惠祥改涅槃為長安經被殺

不行今復取用改為太上靈寶元陽經復更改餘佛經別号勝牟尼經或云太平經等如道經之內本無優婆塞優婆夷檀越賢者達觀之名今諸道士並皆偷用未知此名為是漢語為是梵音若是漢語何故諸史無文若是梵音未知此言翻表何義莊老復非西人故知偷用真僞可測如老子依書乃是周時柱下歲史執板稱臣共俗無異今時即安別觀如似伽藍天尊老子並塗金色如佛經舊稱佛為天尊復即偷用如漢魏已來及至苻姚並喚僧名道士復偷將己用道士舊名祭酒如道經本無金剛師子今觀門首並學佛置之未知金剛師子此漢地何曾有之今忽浪造如內教佛經世尊及摩訶迦葉並皆金色依經作之如法又佛經湏達買園為佛造伽藍並依聖教如是展轉遍通十方及世尊成道感得五百金剛五百白象五百師子如是所為皆依聖教若依佛經此方他方諸佛

菩薩梵王帝釋所現供具莊嚴寶物無量無邊不可述盡備在經文即時造者方無成一今時老子五千文兩卷之內何曾有此莊嚴若出餘經餘經非真如是改換佛經偷安道經者向有數千餘卷如佛說經並置如是我聞說時說處證經生信即如大唐太宗文皇帝及今皇帝命朝散大夫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使前驥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使至西域前後三度更使餘人及古帝王前後使人往來非一皆親見世尊說經時處伽藍聖迹及七佛已來所有徵祥靈感變應具存西國志六十卷內現傳流行宰貴共知未知天尊老子既出余許經書今時說處在何對何人說說時說處有何靈驗何帝何時說是經等若有時處即有徵祥何故五經無文諸史不載止欲苟存同異用多流行誑於草萊無識之徒不知有識君子久知其僞良由漢時有黃巾五斗米賊前後踵

繼迄今不除故涅槃百喻經等我涅槃後有諸外道偷我佛語著已法中以爲自有以不解布置迷亂上下譬如山羌偷得王寶衣雖不知食處佛旣懸記不可不信今時道士偷佛經將爲己法亦不可准若今不偷佛便妄語非大聖人也故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闢澤曰仙有靈寶之法其教如何闢澤對曰夫靈寶者一無氏族可依二無成道處所教出山谷非人所知真是幽居濫說非聖人制也吳主歎其善對焉所言天尊之号出自佛經竊我聖蹤施乎己典何者案五經正史三皇已來並不云別有天尊住於天上但叙周公孔子制禮刪詩所以五典三墳靡覩大羅之稱前王往帝不聞郊祀天尊安有執玉璋披黃褐垂素髮戴金冠別号天尊端拱九華之殿獨稱大道統御七映之宮縱有道教辯天尊諸子談靈寶此乃道聽途說未詎可依委

卷之書非關國史又齊儀矯制事跡可尋莫不廣列金銀多班繒綵並是三張詭述修靜妄言斥破逗留被如琳論又道士之号老教先無河上之言儒宗未辯何者姚書云始乎漢魏終暨苻姚皆号衆僧以爲道士至魏太武二年有段謙之始竊道士之名私易祭酒之稱此豈妄之臆斷乃是史籍盛明又班固漢書文帝傳及潘岳關中記載康皇甫謐高士傳及訪父老等皆無河上公結草爲菴現神變事處並虛謬不涉典摹委構斐然動成焉有當今主上垂拱問道坐朝九族既親平章百姓寔可默三張之穢術闡五千之妙門又案後漢明帝永平十四年道士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聞佛教入洛請求捕試惲將道家經書合有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就中五十九卷是道經餘二百三十五卷是諸子書又案晉葛洪神仙傳云老教所有度世消災之法凡九百三十卷符書等七十卷

懃一千卷又案宋太始七年道士陸修靜答明帝云道家經書并藥方符圖等總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千九十九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在天宮案今玄都經目云依宋人陸修靜所上目今乃言有六千三百六十三卷云二千四十卷見有其本四千三百二十三卷云並未見以此詳檢事跡可知詭妄之由暴之國史若據蕭溫等議止有道德二篇如取漢帝校量便應七百餘卷約葛洪神仙之說僅有一千准修靜所上目中過前九十又檢玄都經錄轉復彌多既其先後不同虛妄明矣增加卷軸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頭換尾或道名山自出時唱仙洞飛來何乃黃領獨知英賢不覩書史無聞典籍不記請問當今道士推勘後出之經爲是老子別陳爲是天尊更說縱其說也應有時方師誥說願爲是何代何邦何年何月如其有據容可流行若也妄言理湏焚剪當今明朝取宇

承弊百王 聖上臨軒應期千載方欲廣敷
五教杜絕妖妄之書重述九疇弘揚要道之
訓豈敢以麟賡刺上鹿馬譏朝但以無識黃
巾混其真僞管見道士不別是非所以借況
秦人譬之魯俗若乾坤之象龍馬豈天地則
可騰驤理固不然如何見責 妖惑亂衆第四

竊聞聲調響順形直影端未見鑽火得冰種
豆得麦所以蘇張逢於鬼谷處浮詐之先顏
閔遇於孔門標德行之始故知習二篇之化
激妙無爲行三張之風謀爲亂首何者後漢
順帝時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相傳云
昔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壇遂王有
天下陵不度德遂構此謀殺牛祭祀二十四
所置以土壇戴以草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
興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
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寃黨餕租稅
米謀爲亂階時被蛇吞譽逆弗作又陵孫張
魯行其祖術後於漢中自稱師君禍亂方起

爲曹公所滅又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
黃天部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黃巾遠與張魯
相應衆至十万焚燒鄴城漢遣河南尹何進
將兵討滅又晉武帝咸康二年有道士陳瑞
以左道惑衆自号天師徒附數千積有年歲
爲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文帝太和元年
奇
朱雀主五

彭城道士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以邪術惑衆
聚合徒黨向日辰攻廣漢門云迎海西公時
殿中桓祕等覺知與戰尋被誅斬又梁武帝
大同五年道士袁袩妖言惑衆行禁步山官
軍收掩尋被誅滅又隋文帝開皇十年有綿
州昌隆縣道士蒲童與左童二人在崩溪館
自稱得聖誑惑人民重牀至屋却坐其上云
十五童女有堪受法令女登牀以幕圍遶遂
便奸匿如此經日後事發覺因即逃亡又開
皇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
扇惑蜀王令興逆云欲建大事湏藉勝緣遂
教蜀王傾倉竭庫造千尺道像建千人大齋

盡先帝形反縛頭手呪而歟之河北公趙仲
卿檢察得實送身不省被問伏罪在市被刑
近如大唐武德三年綿州昌隆縣民李望先
事黃老恒作妖邪至大業季年有道士蒲子
真微闇道術被送東京至洛身死因葬在彼
而李望矯云子真近還又彼縣山側有一石
室巖穴幽間人莫敢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
在明張噪大語頑納通傳入閭則噎氣小聲
詐陳禍福遂令道士等傳說達縣聞州官人
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李大禮云此事非輕
必湏申奏要假親驗方定是非遂與合州官
人并道士等一百餘騎同至穴所再拜請期
望時詐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卅質深
達機情知其誑詐入閭密候見望噎聲質時
呵之望即欵伏收禁州獄方欲科罪未經數
日服藥而終近至貞觀十三年有西京西華
觀道士秦英會聖觀道士韋靈符遠俗道士
朱靈感並薄解章醮 勅令事東宮惑亂東

宮結謀大意爲事不果秦英靈符靈感等並
被誅斬私宅財物及有婦兒並配入官又至
龍朔三年西華觀道士郭行真家業卑賤素
寒門亦薄解章醮澧承供奉 勅令投龍尋
山採藥上託 天威震亂百姓廣取財物斬
謀極甚并其京城道士雜糅佛經偷安道法

三

卷三

三

聖上鑒照知僞付法法官拷撻苦楚方臣

勅恩恕死流配遠州所有妻財並沒入官是
知所習非正疊逆相仍左道鄙俗斯辱頻興
矣 勅道士朝散大夫騎都尉郭行真器識
無取道藝缺然爲其小解醫藥薄閑章醮當
爲皇太子弘療患得損錄其功効授以榮班
緣煎駢使妾作威禍兼以交結選曹周旋法
吏專行欺詐取人財物違營功德隱盜尤多
朱紫莫分而僞敷至教蔽委詎辯而潛讀禁
書徒知僕妾是求莊宅爲務雖靈溪千仞何
能蕩其穢質神丹九液豈可練其瑕心擢髮

未數其憊刊竹寧書其罪論斯咎豐宜從伏

法其參迹道門情所未忍可除名長配流受州仍即發遣令長剛領送至彼官司檢校不得令出縣境其私畜奴婢田宅水磧車牛馬等並宜沒官 龍朔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宣竊惟賊飾黃巾與乎鉅鹿鬼書丹簡發自陽平而云服象雲羅斯言逕廷衣同雨縠不近

人情安有駕鶴乘龍披巾布褐駁鸞築鳳頂戴皮冠所以白石赤松之流皆非鬼卒王喬羨門之輩並匪治頭又李聃事周之衣服同儒墨公旗謀漢之日始有黃巾如其祖習伯陽道士並宜朝拜若也宗旗取則斯弊特可漂除矣

道教敬佛第五

三五

述曰上來所列並引典籍邪正顯然升沉殊趣豈可以爝火之暉爭日月之光瞬虛之塵同太岳之峻故知佛法幽邃非凡所測僧衆高遠亦非黃官之儕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四恩立

德以資三有此其之大意也信知三寶位重豈同孔老兩教故案孔老經書漢魏已來內外史籍略引外道經中敬佛僧文具列如左既敬已經依法遵佛異伏邪愚依承正典略卷三十二經令
三寶文一依道士法輪經天尊說偈誠勗道士云 若見佛圖 思念無量

當願一切 普入法門 若見沙門 思念無量願早出身 以習佛真

二依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 大戒上品經四十九願天尊說願文若見沙門尼當願一切明解法度得道如佛 三依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陵使往東方詣受法教昇玄又云東方

如來遣善勝大士詣太上曰如來聞子為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子語張陵曰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陵即禮大士隨往佛所聽法 四依道士張陵別傳云陵在鵠鳴山中供養金像轉讀佛經五依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一善入泥

洹又符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佛 六依智慧觀身大戒經云道學當念旋大梵流影宮禮佛 七依昇玄經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察供主不得計飲食費遏截不聽當推置上座道士經師自在下昇玄又云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爲上座好設供養

道士經師自在其下若沙門尼來聽法者當穩處安置推爲上座供主如供養不得遮止八依化胡經天尊敬佛說偈云

願採優曇華 詔首禮定光 佛生何以晚 泥洹一何早

心中常懊惱

三

三

九依靈寶消魔安志經天尊說偈云
道以齊爲先 勤行常作佛

道士新改本云勤行登金闕

故設大法橋 普度諸人物

十依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旦 十一依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數日有外國沙門見仙公禮拜抱持而

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西方善見菩薩今來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白日昇天仙公自語子弟云吾師姓波閻宗字維那訶西城也十二依仙人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子曰吾昔與釋道微竺法開張太鄭思遠等四人同時發願道微法開二人願爲沙門張太鄭思遠願爲道士 十三依仙公起居注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尚書年逾八十始有一子時有沙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買香市人恠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燒香右遶七而禮拜恭敬沐浴而止 十四依仙公請問上經云與沙門道士言則志於佛敬於僧 十五依上品大戒經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報十六依昇玄內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之時不一月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勸善了無從意 十七依道士陶隱居作禮佛文一卷

卷五十五

三

秀

十八依智慧本願戒上品經云日別施散佛

僧中食塔寺一錢已上皆二万四千報功多

報多世世賢明說好不絕七祖皆得入無量

佛國十九依仙公請問經云復有凡人行

是功德願爲沙門道士大博至後生便爲沙

門大學佛法爲衆法師復有一人見沙門道

士齋請讀經乃笑曰彼向空吟經欲何希耶

虛腹日中一食此罪人耳道士乃慈心喻之

故報意不釋死入地獄考毒五苦二十

依仙公請問經云五經儒俗之業佛道各數

其教大師善也二十一依太上靈寶真一

勸誠法輪妙經云吾歷觀諸天從無數劫來

見道士百姓男子女人已得無上正真之道

高仙真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苦求道

不可稱計二十二依法輪妙經云道言夫

輪轉不滅得還生人中大智慧明達者從無

數劫來學已成真人高仙自然十方佛者莫

不從行業所致也

上來所引道經未知此經今道經為真為僞若是真經

士女冠不禮三寶便違天尊老子師教即是
邪見之人非真弟子同無識之徒何湏師教
除却進退訛替終成亂俗也

捨邪歸正第六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八

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

手內經外典罔不脣懷皆爲訓解數千餘卷
而儉約自節羅綺不服覆處虛闊晝夜無怠

致有布被莞席草屨葛巾初臨大寶即備斯

事日惟一食永絕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

舊事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

乃躬運神筆下詔作捨道文曰維天鑒三

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

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

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爲喻能

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爲之勝路故如

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圓取聖發惠

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啓瑞迹於天中鑠

靈儀於像外度群生於慾海引含識於涅槃

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深際言乖四句語

朱玉十五

三

秀

絕百非應迹娑婆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爲尊
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怠遂
乃湛說圓常亦復潛輝鶴樹闍王滅罪婆藪
除殃若不逢值大聖法王誰能救接斯苦在
迹雖隱其道無虧弟子經遲迷荒就事老子
歷葉相承染此邪法習因善發棄迷知返今

捨舊歸憑正覺願使未來生世童男出家
廣弘經教化度含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中
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上天涉大乘
心離二乘急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
蕭衍和南 千時帝與道俗二萬餘人於重
雲殿重閣上手書此文發菩提心至四月十
一日又勑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十六種惟
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道
朕捨邪外以事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
入此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
雖是如來弟子而化迹旣邪止是世間之善
不能革凡成聖其公卿百官王侯宗族宜返

僞就真捨邪入正故經教成實論云若事外
道心重佛法心輕即是邪見若心一等是無
記性不當善惡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
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感累
皆盡信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
餘諸信皆是邪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
書朱五十五

三

東

行至四月十七日侍中安前將軍丹陽尹邵
陵王上啓云 臣論聞如來嚴相巍巍架于
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啓
物託銀粟以應凡磁波若之利刀收涅槃之
妙果況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
慈悲雲垂甘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
四諦五時利益之方無盡並水清日盛霧豁
雲除燭火翳光塵熱自靜可謂入俗化於蒙
底出世冥此真如使稠林邪逕之人景法門
而不倦渴愛龍簪之士慕探蹟而知迴道樹
始於迦維德音盛于京洛恒星不現周鑒姪
微滿月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傳万德方兆

華俗潛故競窮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
憑茲七覺拔長夜之苦厲值皇帝菩薩應天
御物負扆臨民含光宇宙照清海表垂無礙
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隨方
逗藥示權顯正崇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
以万邦廻向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

人興等覺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
宗之境悅懌還源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
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者矣道既光被民
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破邪外道
堅持正國伽藍精舍寶刹相望講會傳經德
音盈耳臣昔未達理源承外道如欲須甘果
翻種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啓迷方粗
知歸向受菩薩大戒誠節身心捨老子之邪
風入法流之真教伏願天慈曲垂矜許

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恭宣勅云
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也
廢李老道法詔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昔金

陵道士陸脩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
述三張弘衍二葛郗張之士封門受錄遂委
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
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脩靜不勝其憤遂與
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贈
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於天
書未至五

秀

保六年九月乃下勅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
者十人親目對校干時道士呪諸沙門衣盜
或飛或轉祝諸梁木或橫或豎沙門曾不學
術默無一對士女權闊貴賤移心並以靜徒
爲勝也諸道士等踊躍騰倚魚駢雲漢高談
自矜誇衒術仍又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
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術並辭
退屈事亦可見帝命上統法師與靜揔試上
曰方術小伎俗儒耻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
命難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對之即往
尋覓有僧名佛雋又字曇顯者不知何人遊
無定方飲嗽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

知其深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末座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上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舉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顯既上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即翹足而立云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呪諸衣物飛揚者我故閉門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盞呪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呪一無動搖帝勑取衣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案

朱五十五

三五

秀

木又令呪之都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号爲內內則小也說我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臧充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奉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

人未悟仍有祿崇趨辯是味清虛焉在瞿曇斯甜慈悲未隔上異仁祠下乘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頌勒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照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深髡余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逝諸道士等皆碎髡塗地僞妻斯絕致使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微末無足杭言至大唐貞觀二十年有吉州囚人劉紹略妻王氏有五岳真仙圖及舊道士鮑靜所造三皇經合一十四紙上云凡諸侯有此文者必爲國王大夫有此文者爲人父母庶人有此文者錢財自聚婦人有此文者必爲皇后時吉州司法叅軍吉辯因檢囚席乃於王氏衣籠中得之時追紹略等勘問云向道士所得之受持州官將爲圖識因封此圖及經馳驛申省奏聞勅令省官勘當時朝議郎刑部郎中紀懷業等乃追京下清都觀道士

張惠元西華觀道士成武英等勘同並欵稱
云此先道士鮑靜等所作妄爲墨書非今元
等所造勅遣除毀又得田令官奏云如佛教
依內律僧尼受戒得蔭田人各三十畝今道
士女道士皆依三皇經受其上清下清昔僧
尼戒處亦合蔭田三十畝此經既僞廢除道
士女道士旣無戒法即不合受田請同經廢
京城道士等當時懼怕畏廢蔭田私憲奏官
請將老子道德經替處其年五月十五日出
勅侍郎崔仁師宣 勅旨云三皇經文字旣
不可傳又語涉妖妄宜並除之即以老子道
德經替處有諸道觀及以百姓人間有此文
秀

朱五五
士女道士旣無戒法即不合受田請同經廢
京城道士等當時懼怕畏廢蔭田私憲奏官
請將老子道德經替處其年五月十五日出
勅侍郎崔仁師宣 勅旨云三皇經文字旣
不可傳又語涉妖妄宜並除之即以老子道
德經替處有諸道觀及以百姓人間有此文
秀

誦師便借本覆之不遺一字旣嗟而異之於
是恣其遊學迄至立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
暗遊心府姚興曰昨見融公復是奇聰明釋
子勅入逍遙園與什叅正詳譯俄而師子國
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罕不披誦
爲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關大行佛法乃謂
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
正化不殆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
見其口眼便僻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啓興曰
至道無方各尊其事今請與秦僧誦其辯力
隨有優者即傳其化興即許焉時關中僧衆
相視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道聰明
殊人捕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
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
乎如吾所覩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
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門所
持經目一披即誦後冠曰論義姚興自出公
卿皆會關中僧衆四遠必集融與婆羅門擬
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賚歸於彼已

相酬抗鋒辯飛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辟
理已屈猶以廣讀爲本融乃列其所讀書并
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
君不聞大秦廣學那忽輕余遠來婆羅門心
愧悔伏頂禮融足旬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
再興融有力也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聞道
至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
誼常登樓披翫懃懃善誘畢命弘法後卒於
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
十地維摩等義並行於世 魏書云正光元
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門人
殿前齋訖侍中劉騰宣勅諸法師等與道士
論議以釋弟子疑網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
融覺寺僧曇謨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
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
同時最曰何以知之斌曰案老子開天經是
以得知最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
王幾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即位三年乙卯

之歲於楚國陳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
夜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爲守
藏吏簡王十三年遷爲太史至敬王元年庚
辰歲年八十五見周德凌遲與散關令尹喜
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
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
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
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
元季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
此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之
時有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
有明文斌曰孔子既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
迦無文記何耶最曰仁者識同管窺覽不弘
遠案孔子有三備卜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
言出在中備仁者早自披究不有此迷斌曰
孔子聖人不言而知何假卜乎最曰惟佛是
衆聖之王四生之導首達一切含靈前後二
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未然

之理必藉著龜以通靈卦也侍中尚書令元文宣勑語道士姜斌等論無宗旨宜退下席又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即遣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鑒等就觀取經帝令議之太尉丹陽王蕭太傅李寔衛尉許伯桃吏部尚書邢欒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

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更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加斌極刑時有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行佛慈悲諫帝乃止配徒馬邑梁高僧傳晉程道惠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升米道不信有佛常云古來正道莫踰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爲勝教太元十五年病死心下尚暖家不殯殮數日得蘇說初死時見十許人縛錄將去逢一比丘云此人宿福未可縛也乃解其縛散駁而去道路脩平而兩邊棘刺森然略不容足馳諸罪人馳走其中肉隨著刺號呻吟耳見惠行在平路皆歎羨曰佛弟子行路復勝人也惠曰我不

奉法其人笑曰君志之耳惠因自憶先身奉佛已經五生五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遇惡人未達邪正乃惑邪道既至大城逕進聽事見一人年可四五十南面而坐見惠驚曰君不應來有一人著單衣幘持簿書對曰此人伐杜殺人罪應來此向所逢比丘亦隨惠計伐杜殺人李林五十五

三九

李

入申理甚至云伐杜非罪也此人宿福甚多殺人雖重報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罰所錄人命惠就坐謝曰小鬼謬濫枉相錄來亦由君妾失宿命不知奉大正法故也將遣惠還乃使曹蒹覆校將軍歷觀地獄惠欣然辭出導從而行行至諸城城城皆是地獄人衆巨

億悉受罪報見有掣狗噉人百節肌肉散落流血蔽地又有群鳥其啄如鋒飛來甚速鴟宿福未可縛也乃解其縛散駁而去道路脩平而兩邊棘刺森然略不容足馳諸罪人馳走其中肉隨著刺號呻吟耳見惠行在平路遍乃遣惠還復見向所逢比丘與惠一銅物

形如小鈴曰君還至家可棄此門外勿以入
室某年月日君當有厄誠慎過此壽延九十
時道惠家於京師大街南自見來還達皂莢
橋見親表三人住車共語悼惠之亡至門見
婢行哭而市彼人及婢咸弗見也惠將入門
置向銅物門外樹上光明舒散流飛屬天良

久還小奄余而滅至戶聞屍臭惆悵懲惡之時賓親奔弔突惠者多不得併伺因進入屍忽然而蘇說所逢車人及市婢咸皆符同惠後爲廷尉預西堂聽誦未及就列欵然頓悶不識人半日乃愈計其時日即道人所戒之期頃之遷爲廣州刺史元嘉六年卒六十九矣

右一驗出唐益州福壽寺釋寶瓈俗姓馬氏
賓祥記綿竹縣人小年出家清卓儉素讀誦大品兩
日一遍以為常業勸歷邑義日誦一卷者向
有半計四遠聞者皆來欽敬本邑連比什邡
諸縣並是道民執邪日久投寄無容瓈雖衆
粹習俗而不事道李氏諸族值作道會邀瓈

赴之來既後至不禮而坐皆謂不禮天尊輕
我宗法耶瓊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不
禮何況老君衆議紛紜頗相凌侮瓊見諱訛
不止又報曰吾禮非所禮恐貽辱先宗遂禮
一拜道像并座一時動搖又禮一拜遠座反
倒墜落在地身座摧毀道民羞耻唱言夙哉

竟來周正又禮還倒瓊曰天朗和暢而言恕
風汝之愚頹不測吾風合衆驚懼一心禮瓊
遠近聞知皆捨道歸佛閻境道俗及以傍縣
道黨同嗟皆來請受菩薩戒縣令高達素
有誠信敬承威德更於州寺名僧弘講以貞
觀八年終於所住右一驗出唐高僧傳

音釋

李奇月

涇渭上音懶剗反
下音謂剗反
鄒邵上巾反
下都祉反
豬陟魚反
釀女亮反
義此芮沸音帝
流下決冤於袁惋烏貴
也浪反
踰徒盍反
跔脚反
洗闕越逼踰子六漚丁育反
弦都奚星音蛷於緣反
反蠕而蟲押摸上音
反髻炊上亂反
髻亦撥飯上音鉢
若垂反
髻亂反
髻亦撥飯去也
鉢勺若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六

書六

大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字玄暉撰

富貴篇第六十三此有二部

貧賤篇第六十四

述意部第一

夫行善感樂如影隨形作惡招苦猶聲發響
 故富同珠玉貴若簫曹錦繡爲衣金銀作星
 雲起龍吹之前風生鳳管之上趨鏘廣殿容
 與長廊申珠履於丹墀珥金鐸於青鎖食則
 珩羞滿席海陸盈前鼎味星羅芬馨雲布坐
 則高堂雅室王砌珠簾絲竹絃管妻清飄颻
 卧則蘭燈炳曜繡幌垂陰錦被既敷羈氈且
 啄休穢侮弄也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五

書

拂行則駟馬電飛輦舉雷動千乘万騎隱隱
 閨闥略述福因善報如是由昔行擅受斯勝
 利也

引證部第二

如賢愚經云昔佛在世時舍衛國有一長者
 豪貴巨富生一男兒面貌端正世所希有父
 母歡喜因爲立字名擅弥離年漸長大其父